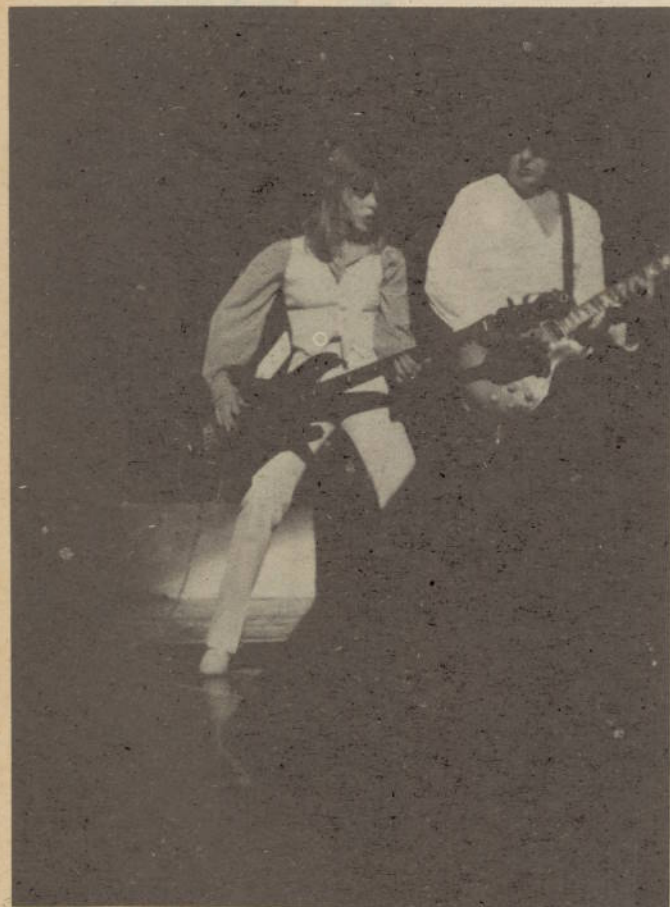


SUZI

你令我亢奮！

小廖



SUZI

我是一個聽ROCK長大的人，打從一九六二年開始，亦即當BEATLES狂潮湧起的時候，我就整個人沉醉在ROCK的世界裏面。在那段日子中，我除了上課外，其他的時間都是和收音機在一起。收音機簡直成了我少年時的最好伴侶、最佳朋友，一首I SAW HER STANDING THERE就可以使我停下所有一切活動。那時BEATLES是我最心愛的ROCK BAND。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知道ROCK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的東西，尤其是窮家子弟如我等這些無產階級份子，一張L·P就去了我大半天的工資；但因為我太愛ROCK，所以當我知道SUZI QUATRO要來香港時，我就在完全沒有考慮自己的經濟情形下，忍痛買了四十元的票子。

當晚的利舞台並沒有如我想像中那麼熱鬧，環顧四周，大半都是十來歲的鬼仔鬼妹，唔通重型搖滾音樂是鬼仔們嘅專利？我今晚決定要和他們鬥放。

當我和同來的朋友找到我們的座位時，我便隨即點着我的金裝總督，和鬼仔們鬥噴煙霧。

煙霧迷漫的利舞台，更是一個適於舉行ROCK SHOW的場所。當司儀宣佈香港的MOONS-TONE打頭陣時，口哨聲、嘯聲、紅番叫聲震耳而起。MOONSTONE玩了三首不算很勁的POP ROCK，但因現場音響設備差不多達二千瓦的功率，加上數十個低音喇叭的震動力，音樂還可一聽，其實一直以來，我對於本地土產的BAND都沒寄以太大的好感，尤其是專玩那些為迎合靚仔靚妹的SOFT ROCK的BAND，更加不入我

耳內。

MOONSTONE下台後，司儀宣佈靜候十五分鐘，場內的人乖得出奇，竟然靜下來，天！這種場合竟容許冷場存在，是我最不能忍受的，我無須考慮奮而大聲叫喊：WE WANT SUZI WE WANT SUZI！我的朋友及其他人也一呼百應WE WANT SUZI！WE WANT SUZI……這樣直喊了不到十分鐘，SUZI，就出場了。白色的靴、白色的窄腳牛仔褲，再襯以一件灰藍的燈籠袖恤衫，金色的頭髮直直的垂在兩旁，沒有佩戴任何飾物，是一個很乾淨的形像。SUZI樣子也不怎樣特別，就好像工廠裏面被人稱做邪牌的女工。

一開始SUZI玩的是我認為是她最佳的一首WILD ONE，這首歌勁力十足，她玩的時候，全身活動、搖腿、擺身、搖頭、金髮飛揚，而我也禁不住跟著音樂擺動身體、打拍子、怪叫、興奮非常，我是整個投入了。至下一首歌時我已經忍不住拿了攝映機走到台前映相，跟風的人蜂湧而至，在不足兩首歌的時間下，我已拍完整卷菲林，因為人太多，我已不能回座，就在原地拍手、跳舞。哈！我發現有一個鬼妹正在跳得很起勁，於是老實不客氣的走去和她一起玩，鬼妹跳舞，係有型的，但我也示弱，表演我靈活的步法和她鬥跳。我和她就這樣玩至SUZI玩完最後一首音樂，當時我雖然腳累非常，兼且大汗淋漓，但覺得很飄飄然，因為在那些場合裏面，我可以忘記自己，忘記自己的不快樂，忘記自己的階級，而和那些有錢人家，上流資產階級平等地一齊鬥癲鬥放。